

我们曾经从这里出发

——记金华老火车站

□徐辉

一

今年春节，爱人带着我来到了金华。过去，曾无数次与这座江南古城擦肩而过，今天得以为它驻足停留，想必一定是缘分到了，我们该来了。这座被婺江环抱的古城，终于不再是疾驰列车窗外模糊的掠影。

晨曦中的古城慢慢苏醒，檐角的霜正在融化，空中飘着火腿的咸香，街巷缀满了大红灯笼，春节的余韵在古城中流淌。而我们目标明确，直奔金华老火车站。我想那是另一种年味，在传统的春节里，我们以最真诚的心情，去寻找那份珍藏在心底的美好记忆。

爱人是金华永康人。1987年，18岁的他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从金华老火车站坐火车离开了家乡。38年后，那份心底的情愫在他心底发酵再发酵后，他想再次来到这里，找回年少的印记，哪怕是零星点滴，哪怕是物是人非。

这座始建于1932年的交通枢纽，曾经是浙中地区最活跃的脉搏。那些年，随着白色蒸汽与煤烟的升腾，绿皮火车慢慢悠悠地开进这座城市，又驶离这座城市，小小的月台上演绎着无数的来往送迎和悲欣交集。

1996年，铁路改线，运行长达60多年之久的金华老火车站正式退出了运输舞台。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动荡的它，如今作为展示馆，静静地坐落在婺江边上。

二

我们来到候车厅，墙角的铸铁暖气片依然保留着冬日余温，仿佛刚刚焐热过某个游子冻僵的双手。小小的售票窗口，里面坐着一个穿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，桌子上放着热水瓶、老式电话机，墙上依次贴着“火车时刻表”，而挂钟永远定格在固定的一刻。我下意识地走近售票口，想去买一张票，让自己穿越回那个火热的20世纪80年代，穿越回纯真的18岁。

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不同年代的站台票。一张泛黄的票根上，用钢笔字写着“等我回来”的承诺，墨迹穿透纸背。我在心里想：那个人是否还记得他的承诺，他回来了吗？我抚摸过检票口斑驳的木栅栏，仿佛听见空气里飘来久违的汽笛声——那是1996年最后一班列车驶离时的呜咽，在穹顶下凝结成永不消散的颤音。

放映厅里，荧幕上重现着绿皮火车吞吐人潮的旧影像。站台上，南来北往、操着不同口音的学子、商人、探亲者涌向车厢。火车即将开动，这边是挥手向母亲告别的稚子，那边一对恋人还在依依惜别。车厢里，肩挑的棉被，网兜里的脸盆、热水瓶，都拼命塞向行李架。镜头切换后，屏幕上投射出一行字：“我们在这里相聚，我们在这里告别，我要多少次翘首等待，才能迎来久别的拥抱。有些人带着憧憬，从这里远走他乡，然后，荣归故里。”这行字刹那间击中了我的心，我随即拿起手机，拍了下来。

三

我们又来到了月台，褪色的月台前，一段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停留着一列绿皮火车，那个标志性的东方4B柴油机火车头，仿佛从岁月中穿梭而来，又要再次昂首出发。

所有的一切，都勾起爱人无限的回忆。这个1987年背着帆布包跨上绿皮火车的少年，从永康江来到婺江，再来到黄浦江，此刻鬓角已有点点白霜。他正站在38年后的月台上，触景生情。记忆一页页被翻开，往事向他奔涌而来。

他告诉我到上海读大学坐火车的场景。他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，手里拿着大包小包，早上6点从村里出发，骑到县城长途汽车站，然后他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到金华火车站，凭录取通知书，花4.5元的半价买了火车票。在中午12点左右，他踏上了从厦门始发途经金华到上海的76次特快列车。在站台，他偶遇了考上厦门大学的同学。于是，两个少年在站台上挥手告别，一个向南，一个向北，各自从这里出发。那个同学，后来分配到金华制药厂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又去海外留学并留在了那里。两人直至去年才再次相聚，彼此都不甚唏嘘。而还有很多人，就再也没有重逢。

爱人说在熙熙攘攘、混合着各种体味的车厢里。前一刻，他还听着窗外蝉鸣；后一刻，火车的汽笛声就盖住了蝉声。然后，他就从火车广播里听到迪斯科舞曲，如此热烈如此劲爆。山村少年的耳膜初次震颤于时代流行的脉搏，内心也变得激情澎湃。从此爱上了这些歌曲。后来，他查阅到这是荷东舞曲，包括《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灵魂》《我找到这条路》等。

我赢了

□红墨

凡大事，汤匙都与同村同庚的饭勺争输赢。结果，汤匙都这样说：“我赢了！”

汤匙25岁娶妻，妻子相貌端庄。汤匙生下大儿子，饭勺还是光棍一条。汤匙四处给饭勺张罗对象，可就没有凑合的。汤匙就想到了妻子的堂姐。这个堂大姨子长相不待看，脑袋里还少根线，至今未嫁。汤匙就把她和饭勺撮合到一块。饭勺感激汤匙。

汤匙拍拍饭勺的肩说：“我比你早娶妻生子，我赢了！”饭勺点点头，笑笑。

汤匙的儿女个个俊模俏样、头脑灵活，尤其小儿子是硕士生，如今官至副局。饭勺的儿女们却长得歪瓜裂枣，脑瓜里塞的是稀泥。尽管汤匙一直帮衬饭勺培养孩子，可饭勺的孩子脑瓜里硬是装不进书本，勉强强念完初中挨个儿做民工去了。汤匙拍拍饭勺的肩说：“这是遗传基因，没办法的事儿，我赢了！”饭勺点点头，笑笑。

日子风吹过，汤匙饭勺都老了。饭勺脑血栓，不能言语已有数年，而汤

我也终于理解，书生意气的爱人为什么会如此偏爱迪斯科舞曲，理解他后来买了车自驾回永康时，一路上为什么放的还是荷东的歌，几十年未曾改变。

爱人又说到5岁时第一次坐火车，是父亲从金华坐火车到杭州看病，顺便带着他，让他见识一下火车。好奇的他趁父亲不注意，趴在铁轨上，对着火车巨大的轮子出神，心想火车到底是怎么开动的？结果，他被父亲一把拎起后骂了一顿。

我们坐上了火车，在还原的硬座车厢里，爱人找到了当年的最佳位置：第三排靠窗位置，他说那个位置能看到最完整的浙中丘陵曲线。

四

最后，我们来到火车站广场。我仿佛看到38年前那个9月，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提着皮箱、背着帆布书包，风尘仆仆地从人群中奔跑而来。他虽青涩甚至土气，但难掩眼角眉梢的意气风发。他怀揣梦想从这里远走他乡，去上海求学。和他擦肩而过的是无数个学成归来的少年，满怀壮志和抱负，回到了这里。他们在这里短暂相聚，又在这里匆匆告别。

临近中午，阳光穿透细雨，我们离开了老火车站。风中捎来久违的汽笛声，我在汽笛声里听见了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告别与重逢。蓦然回首，灰色砖房的老火车站像个饱经风霜的老者，静默地站立在那里。我想，它是有故事的。它见证过抗战学子南迁的藤箱，改革初期闯荡者南下的网兜，改革初期南下民工的蛇皮袋，所有迁徙的图腾都在此沉淀。此刻，它正聆听完一个1987年的求学少年与2025年的归乡游子，在这里完成的隔空对话。游子告诉18岁的自己，那些年在火车上暗暗许下的青云志，他不曾忘记也不会辜负。

感谢金华保留了这个老火车站，让远方的游子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、往哪里去。

而我也突然明白，火车站从来不是时光的终点，而是人生的短暂中转。每一道铁轨的延伸都是未完成的诗行，每个归乡者都是行走的注释，从绿皮火车的哐当声到高铁的呼啸，铁轨始终是丈量乡愁的标尺。它在年复一年的春潮里，续写这座城市永恒的离合史诗。

匙还能去菜地。可小儿子“双开”，汤匙突然病倒。汤匙心里对饭勺说：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我赢了！”汤匙弥留之际，不肯合眼。妻子贴着他耳朵告诉他，昨晚，饭勺走了。汤匙含混说着：“饭勺死在我前面，我赢了！”汤匙瞑目。

饭勺当然没死。老伴告诉饭勺，堂妹夫昨晚走了。瘫在轮椅上的饭勺示意老伴推着他再看一眼汤匙。饭勺颤抖的手拍拍汤匙遗体的肩，忽然说话：“我比你长寿，我赢了！”

饭勺头一歪，趴在汤匙的遗体上。

好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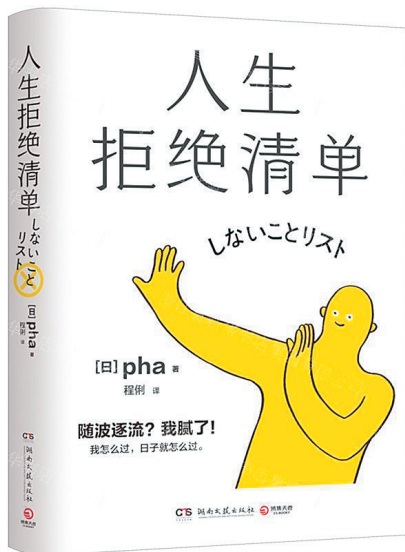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敖丙传》

天地灵气历经千年孕育出一颗能量巨大的混元珠，元始天尊将其炼化为魔丸与灵珠。申公豹将原本要投胎到哪吒身上的灵珠盗走，交予东海龙王。就这样，灵珠转世的三太子敖丙诞生了。但是敖丙很快被有心人盯上。于是，围绕着敖丙，一场关于成长和针对龙族的大战拉开序幕。

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官方前传漫画《敖丙传》，由饺子导演监制，超强制作团队，用心描绘一段敖丙与哪吒相遇前的故事。少年敖丙肩负着拯救龙族的使命，从小在异乎寻常的残酷历练中长大，历经无数艰难险阻，挣脱命运的羁绊。

除了在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中登场的敖丙、申公豹等，更有幼儿敖丙、人形龙王、二哥敖乙等诸多原创角色登场，完善了电影中未能展现的海底世界。



《人生拒绝清单》

《人生拒绝清单》是一本人生励志图书。整理出什么不是“必须做”的，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人生。当今世上充斥着无数“必做之事”。不管是看电视、上网还是逛书店，到处都是“不这么做就糟了”的言论。一个原因是“信息泛滥”。在当今社会，活着就逃不掉被大量信息所污染。另一个原因是“这样能赚钱”。99%的所谓“必做之事”，其实都是“可以不做”的。

上一代人的价值观，不盲从。大多数的人生路径，不跟风。是好是坏、是福是祸，自己说了算！难得来人间一趟，要有说“不”的勇气。为了摆脱每天被什么事缠身的生活方式，让我们把盘踞在心中的“必须做”整理出来吧。

融媒记者 胡锦 整理